

表演谈

# 倪大红：他为每一个角色，都赋予了复杂的前史

崔辰

自从倪大红老得可以大大咧咧、自自然然地演父亲之后，中国家庭题材的电视剧就有了更好看的可能。

电视剧《都挺好》播出之后，剧中的“作爹”苏大强获得广泛人气和流量，漫画表情包、经典台词满屏飞，扮演苏大强的倪大红也以生活化的演技而深入人心。

倪大红早就圈内外的知名演员，他多年来在影视剧和戏剧舞台上塑造过很多亦正亦邪的角色，但多数为配角，如今人近六十，却再一次打开戏路，胜任《都挺好》男主角，像一个新人般令人耳目一新，格局再次大开。

还在读书时，倪大红就被选中出演了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他看上去是块石头，其实是块璞玉

1982年，倪大红考入中戏表演系，那时代男主角兴国学脸，倪大红的“出厂设置”有些自来旧，和同学们配戏他常演别人的爸爸、爷爷，是他们班的大爷专业户。一年后，还在读书的倪大红被谢晋选中，演出了1980年代的名作《高山下的花环》。1986年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中国国家话剧院当演员，踏踏实实地演了数年话剧，才再次在银幕上出现。

倪大红的气质古今皆宜，演出了不少历史上的古人角色：以47岁年纪扮演了《大明王朝1566》中83岁的严嵩和《三国》里的司马懿。他也是饰演大佬、反派的专业户：《远大前程》中的上海大亨，《战狼》中的反派敏登，《罗曼蒂克消亡史》中的王老板，《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等等。好人他也演了不少，《北平无战事》里的特工谢培东，《生死线》里的爱国商人高老板。

张艺谋一直特别看好倪大红，两人多次合作：从《满城尽带黄金甲》，再到《三枪拍案惊奇》。

侯孝贤也看好他，在《刺客聂隐娘》里请他扮演聂隐娘的父亲，特别经典的古人扮相，唐人造型有远山淡墨之苍然。

刘杰的电影《透析》，倪大红扮演的田法官纠结于道德和法律的双重困境，倪大红把这个台词极少的角色演得静默如谜，获得了金马奖最佳男配角提名。

倪大红看上去是块石头，其实是块璞玉，识货的人珍藏着，在关键时刻请出来亮个相压压场子。大家都知道他的戏好，戏路宽广，但很少给他出演主角的机会。三十多年的演艺生涯，多数时候他都是别人的绿叶，黄金配角。

倪大红曾经的梦想是创作一种属于自己的喜剧风格，苏大强的人物设置给了他喜剧表达的可能

自从倪大红老得可以大大咧咧、自自然然地演父亲之后，中国家庭题材的电视剧就有了更好看的可能。

苏大强是个极致的角色，也是《都挺好》的戏眼。在故事里，他丧妻后家庭地位转变，从完全被忽视和压抑的状态突然变成儿女们关注的重心，于是竭尽全力地作，甚至以无理取闹获得儿女的关注。这样任性自我、自私到把疼儿女的心抛一边的父亲形象在以前的银幕上很少出现。别人家父爱如山，在苏大强那里是一座假山。

张艺谋说过，最小的角色也能被倪大红琢磨出味道来。

倪大红的表演习惯是看完剧本后，去寻找人物最基础的雏形，再归纳精选，在脑海呈现完整的形象。在日常生活中，即自然带入人物的状态。这样拍摄出来的人物状态，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流露。倪大红曾经梦想是创作一种属于自己的喜剧风格，苏大强的人物设置给了他喜剧表达的可能。他琢磨角色，加入一些动作设计，使得倪式喜剧表达极为丰富。

儿女是飞在天空的风筝，苏大强，是电视剧里放风筝的那个人。三个儿女如风筝在天空飞来飞去，被苏大强扯得脱离了轨道，有的直接俯冲一头栽倒，有的盘旋低回，有的较坚定，但也忍不住这猛猛扯住又放空的异常放飞，终于无法远离地牵回到放风筝的人手里。

观众也成了他手里的风筝，看他任性到极致、狂热的老房子着火般恋爱又被浇熄，苏大强被压抑了一辈子的私欲，到了老年才知道为自己活，想尽办法地实现。最后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又返璞归真地成了一个孩子，和所有人和解，牵着女儿的手回家。观众一方面受不了作天作地的苏大强，一方面又爱上了倪大红表演出的自然的喜感、张扬的随意、和在父亲和自我之间挣扎的那个

男人的状态。

做演员三十多年，倪大红终于不再是影视剧中的“佐料”和偶尔亮相的配角，痛痛快快、酣畅淋漓地演了一个特别生活化又喝尽复杂的角色。苏大强被他剥洋葱一般地，演绎出多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人物的自我发现时刻，苏大强从被老婆管了大半辈子的窝囊男人，变成孩子们簇拥着的父亲，他发现可以为所欲为的空间，仿佛进入新世界，这个时期的苏大强带一些夸张的戏剧性，倪大红强化了角色的喜剧化，表现苏大强的任性，耍赖，用大爷的刁蛮方式盘住几个子女。有一场戏是苏大强站在餐桌边和在美国的明哲通电话，满腔兴奋的他被告知不能去美国了，通话结束了很久，一直到坐在对面的明成把手机从他手里掏出来，倪大红的手还保持空握手机的状态站在那里，表现苏大强受到打击让整个人中空的状态，之后的“想喝手磨咖啡”和“我只要钱”又被他演出了滑稽和鲜活的人物造型感。

第二层次是和儿女过招的苏大强，这时的苏大强带些狡诈，表面上装着糊涂，内心精明，知道自己要什么，不屈不挠。该层次的苏大强有很多次情绪转场，每次他惊讶的表情一出现，就知道又有幺蛾子。他一方面知道要挟，一方面内心也有拿捏，但表现得一往无前。这阶段的表演很多在过招中表现出来，尤其是同明成的过招，每次都是一场大戏。戏剧舞台历练出的演员表演充满张力，倪大红是，郭京飞也是，这两个人彪戏就特好看，像是武侠高手过招，刀光剑影，呼呼生风，这一阶段的戏也甚接地气。

第三层次是恋爱中的苏大强，倪大红在这个层次的表演中演出了慢一拍的幽默感，是一种浑然天成的喜感，是“亲爱的蔡根花宝贝，我回来了”的老男孩式一门心思的热切表白，是巴心巴肝投奔却被拒绝后“我不活了”的喜感，是被苏明玉痛斥后，几欲昏倒崩溃又悲愤的状态，这个层次倪大红的喜剧表现力达到了最大化。宋丹丹曾评价倪大红的表演是“看起来不太像演员的好演员”。倪大红则套用上述“公式”，称自己的喜剧是“一种不太合节奏的节奏”。

第四层次，是最后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的苏大强，表情是面瘫呆滞化处理，但却特别有感情和温暖，所有前面不曾出现或丢失的父爱和温柔都回来了。该层次包括立遗嘱和在妻子墓地的独白，还有一场和姚晨扮演的女儿的“给女儿买习题册”的对手戏，他仅用一场戏就颠覆了之前所有的“作精”人设，精彩又感人。

哪怕只在镜头前出现不过几分钟，观众也可以从他展现出来表情、动作中收悉人物复杂的前史

倪大红没演过一个简单的角色，他扮演的每个人都带着一个复杂的前史，有时候虽然在镜头前出现的不过几分钟，但可以从他展现出来表情、动作中收悉这复杂的前史。

这些前史都是他通过艰辛和持久的体验获得的，在演出《幸存者》时，为了体验矿工濒死的感觉，在全剧组在休息时，他独自一人下到几百米的深井之中，为了体验慢慢被水窒息而死的感觉，在头上戴上塑料袋。

他能有如此的积淀和爆发，和多年的话剧舞台的熏陶和积累有着必然的关系。当年他高考选择受到哈尔滨话剧团当演员的父母的影响，决心从事表演行业，但参加了四次高考才考进中戏表演系，人行不易更让他坚持在这一行走下去。

倪大红每当在影视表演中遇到瓶颈期，便会回归话剧舞台进行沉淀。田沁鑫的《生死场》《赵氏孤儿》，林兆华的《银锭桥》，他在这些戏剧表演中积累并将自己的演技得以升华。

小鲜肉当道，流量为王的演艺圈，曾经的倪大红也有年龄焦虑，怕演自己成为电视剧的男主角。这样的父亲角色的设定，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解放了中国荧幕上曾经一度有些概念化的老父亲形象，角色解放就自由、鲜活了，于是一切都有了更多的可能。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电影电视系副教授）



上图：电视剧《远大前程》剧照  
左图：电视剧《都挺好》剧照

书间道

## 文学试图解答的问题只有一个

——评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西格莉德·努涅斯作品《朋友》

孙璐

写作就是远离世界的同时依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作家这个职业并非人们认为的那么光鲜亮丽。即便是全世界最畅销的小说家乔治·西默农都曾明确表述：“作家是一个不幸的职业”。亨利·詹姆斯也曾描述“作家都是孤独的”，菲利普·罗斯甚至直言：“写作充满了沮丧和羞辱”。

因此，成为作家需要秉持“为写作而写作”的信念。对于这一点，凭借《朋友》问鼎新一届美国国家图书奖的68岁作家西格莉德·努涅斯同样深有感触。在颁奖礼的聚光灯下，眼神躲闪、声音颤抖的她尽管难掩喜悦：“很高兴能够在此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但她似乎更迫不及待地想要“逃离”：“我之所以成为作家，是因为写作是我能够躲在自己房间、独自完成的事情”。

尽管是一部虚构作品，《朋友》仍然有浓厚的自传色彩，人们一时间甚至难以分辨这到底是小说还是努涅斯的日记。事实上，小说的主线并不复杂：一位女性叙述者沉浸在她的老师兼恋人突然自杀的悲伤中无法自拔，并迫不得已收养了他留下的一条狗，由此讲述了她睹物思人、进而与狗相依为命的感人经历。然而，努涅斯呈现的却远远不止“人鬼情未了”和美国版“忠犬八公”的故事，因为叙述者与自杀者都和努涅斯一样，是职业作家和大学创意写作课的教师，于是整个小说不仅弥漫着爱情的缠绵和友情的真挚、死亡的忧郁和失去的感伤，更充满了叙述者/努涅斯对写作和作家这个职业的思考。

努涅斯出生在纽约的贫民生活区，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巴拿马人，一家人全凭父亲周一到周五在医

收入拮据度日。受曾是老师的母亲的影响，努涅斯从小就将阅读和写作视作慰藉心灵和逃离俗世的通道。毕业于巴纳德学院英文专业、并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艺术硕士学位之后，努涅斯成了《纽约书评》的编辑助理，结识了苏莱·桑塔格并和她儿子交往过一段时间，这使努涅斯近距离了解到职业作家的真实生活状态。她将桑塔格视为自己职业写作生涯的精神导师，但又清楚地知道像桑塔格那样的人所拥有的名气、博得的青睐、以及随之承担的责任并不是自己追求的目标，“我知道自己的，就算我想要，我也肯定应付不来那些，我渴望宁静”，努涅斯坦言。除了在波士顿大学等高校和一些作家创作班授课，努涅斯的确成了一个“隐居”于写作的宁静作家，没有步入婚姻也没有孩子，没有社交网络账号，甚至与文学圈子本身也无意保持距离，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能给予我一定程度的自由和局外人的意识”。

如果说现实中的努涅斯选择做一个文坛隐士，那么在小说的虚构空间，努涅斯赋予了叙述者游走文坛内外的自由，时而显现诉诸讨伐的冷峻，时而流露为之献身的热忱。《朋友》开篇不久是叙述者对那位自杀作家的追悼会，死亡之忧郁和失去的感伤，更充满了却成了前悼词的一帮同行社交、八卦和打探获奖小道消息的聚会，听到他们对亡者的戏谑，叙述者不由感慨：“如果真的像我们常听到的，阅读能够提升人的同理心，那么看来写作又会消磨掉这种能力”。在叙述者看来，当

下的文学圈子已被争名逐利搅得乌烟瘴气，尔虞我诈、甚至恶意向伤的现象早已是见怪不怪。到了小说中段，叙述者又进一步澄清，绝非只有自己认识到了“写作之恶”，事实上，这种自我怀疑、自我羞愧、甚至自我厌恶是作家惯常的习性，比如法国作家亨利·德·蒙泰梭曾称“所有作家都是恶魔”，美国作家乔恩·迪迪安曾指出“作家通常出卖别人。写作是一种具有进攻性的、甚至充满敌意的行为……是一种实施秘密暴力的策略”。然而，悖论的是，正如一切真正的热爱都在于明知所爱之物的不完美，却依然无法遏制对它的投入，包括叙述者在内的作家们不留情面的自我拆穿和自我鞭笞无不表露出他们视写作为生命的热爱，就像小说中那位自杀作家生前自述的那样：“每当我厌恶自己写的东西并决定放弃，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自己又无法克制地回到它那儿”。

“但凡他们认为世上除了成为作家，还有其它可以从事的职业，无论是什么，他们都应该打消投身写作的念头”，这是小说反复出现的一句箴言。努涅斯本人在采访中曾多次谈到，在她接触的作家创作班的学员中，有太多人将写作误读为一个博取名利的途径，需要心无杂念的虔诚和自我牺牲式的投入。当然，这种虔诚与投入有时带来的是献祭般的毁灭，就像小说叙

述者的揣测，朋友的自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源于他对写作本身的绝望。

因此，努涅斯坚持“远离世界的同时依然成为世界的一部分”，从而真切体会写作产生的奇迹般的效果。对写作的虔诚与投入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更不代表不食人间烟火，小说中，叙述者试图通过写下与自杀友人的回忆纾解悲伤，但真正带领她走出伤痛、走向生活却是那条“忠犬”。借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对“爱”的定义，她曾如此描述她和它的关系：“我们又何尝不是两个孤独的灵魂，相互保护、陪伴、抚慰着彼此”。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爱”让她重新活了过来，并再次回到现实世界，和它聊天、带它散步、甚至与它分享自己的作品。直到最后，面对即将到达生命终点的大丹狗，面对又一场生离死别，她依然可以平静地享受世界的馈赠，她看到了玫瑰的怒放，看到了年轻男子和他生龙活虎的德国猎犬在海滩嬉戏，她抛弃生命的鼎盛，却不再追问上苍为何对她如此残忍。“正是我们怀念的、我们失去的、我们哀悼的铸就了我们内心深处真正的自我”，她选择接纳生命不可避免的衰败与消逝，与生活的跌宕和解甚至握手言欢。

在小说最开始的引言，有一句美国作家尼克森·贝克的语：“任何小说试图解答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生命是否值得活下去’”。显然，对同是作家的小说叙述者而言，将失去的珍贵之物写成故事，是铭记也是封藏，是为了让思念代替悲伤，让释怀代替抗拒，更让生者了悟到生死由命的莫测。对努涅斯而言，写作是一个人远离世俗名利的修行，也因此赋予了作家遁形的能力，使其沉醉于文字世界的同时，也不曾消减对烟火人间的脉脉温情。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